

她只有半张脸，却被誉为“东方蒙娜丽莎”，与她同时出土的130余件泥塑造像穿越千年时空来到我们面前

观泥塑造像 触摸草原民族的脉动



□记者 李英杰 文/图

在洛阳博物馆新馆珍宝馆昏暗的一角，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半张泥塑人面。人面自眼线以上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仅存双颊、下颌、鼻、口以及双眼的下眼睑部分。尽管只剩下了半张脸，她却拥有“东方蒙娜丽莎”的美誉；消失的部分，则像维纳斯残缺的双臂一样，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……

这半张泥塑人面，是汉魏故城永宁寺塔基出土泥塑中的代表作。她撩开历史纱幕的一角，让我们从中窥见那个民族融合、佛教鼎盛的王朝，触摸那个草原民族的脉动。



■文物档案

名称：北魏永宁寺塔基泥塑造像

出土时间：1994年

出土地点：偃师市龙虎滩村

文物年代：北魏

规格：泥塑造像130余件

价值：制作精细，形象生动，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加细腻逼真，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。



1

草原民族的“生活照”

洛阳博物馆工作人员孙章峰曾撰文称，从细长的下眼睑可知，这座佛像“眼睛细长如弯月，鼻梁挺直，鼻翼稍宽，人中窝较深，双唇紧闭，口形小，嘴唇薄，总体来看，五官比较集中。面部残长24.5厘米，头部应有40厘米~50厘米长，如取立姿，身躯有可能达3米之高，是永宁寺所发掘的最大佛像”。

这座佛像，可谓“千呼万唤始出来”，从1963年至1994年，前后历经了3次大规模

的考古发掘。据中科院考古所洛阳汉魏城队负责人钱国祥先生回忆，1994年秋，永宁寺塔基周围出土了130余件泥塑人物造像及景物残块。遗憾的是，其中无一完整，这半张佛面算是最大的一件了。

这批遗物中，最生动的是那些泥塑人像，手工塑制，泥质细腻，因曾遭大火焚烧，现已成坚硬的陶质。从头像看，人像主要分两类：一类是菩萨、弟子、飞天等；另一类是世俗供

养人，包括众多的文武官员和男女侍仆、侍卫武士等。人像面貌传神，富于个性，人物的发髻、冠帽、衣袍、鞋履等，刻画得细致逼真，代表了当时泥塑艺术的最高水平。

可以这么说，这些泥塑人像，就是那个时代北魏贵族给自己留下的一批“生活照”，直接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。如今，它们正静静地躺在洛阳博物馆新馆的一楼展厅中。

废。盛极一时的北魏王朝仿佛顿时失去了佛法的护佑，正是在永宁寺塔毁掉的当年，北魏王朝覆灭了。

永宁寺塔是当时洛阳的制高点，在这座塔的注视下，当时的洛阳城好比梵天佛国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，大规模兴建佛寺，使得洛阳的佛寺数量剧增，当时的洛阳城“招提栉(jié)比，宝塔骈(pián)罗”，辉煌壮丽，无与伦比。

《洛阳伽蓝记》(伽读qié，伽蓝即佛寺)一书为曾任北魏抚军府司马的杨炫之所著，以记述洛阳佛教寺院为主要内容。该书记载：“京师东西二十里，南北十五里，户十万九千余。”北魏洛阳城既是当时全国佛寺最

多的城市，也是中古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，其佛教中心地位举世瞩目。

书载，“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”，即平均每百户人家，就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寺庙！

一方面，受北魏诸帝奉佛的影响，朝野风从，出家为僧的人日益增多，另一方面，因为战争频繁，也有很多人假称出家以避徭役。到了魏末，各地僧尼多达200余万人，出家的热潮前所未有的。

除了这座塔，沿袭云冈石窟的造像传统，北魏王朝又开始开凿龙门石窟，然而正如一份发掘简报中所指，永宁寺塔基出土的泥塑作品“要比同时期的石窟造像更精美、更细腻、更生动”。

2

永宁寺塔下的梵天佛国

说到这批泥塑作品，不能不提永宁寺塔。永宁寺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(公元516年)，由笃信佛法的灵太后胡氏主持修建，规模之宏大为洛阳千寺之冠。神龟二年(公元519年)，永宁寺塔建成。

永宁寺塔为木质结构，关于它的高度，史料记载不一，有说塔高九层，一百丈，百里外都可看见，也有说塔高四十九丈或四十余丈，合今约136.71米，加上塔刹通高约为147米，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佛塔。

孝武帝永熙三年(公元534年)二月，雷电击中永宁寺塔引发大火，可叹木塔从建成到被焚毁，仅仅16年。随着永宁寺的中心木塔被毁，这座皇室着力经营的寺院也旋即荒

3

民族大融合的见证

“黄头鲜卑入洛阳，胡儿执戟升明堂。晋家天子作降虏，公卿奔走如牛羊。”唐代诗人张籍的《永嘉行》开篇咏的就是西晋灭亡的史事，诗中称鲜卑为“黄头”，即鲜卑人有可能是白种人，这批泥塑人像中就有胡人的形象。

史料记载，孝文帝从平城(今山西大同)迁都洛阳后，进行了彻底的汉化改革。为此他制定了八条规定，其中第四条是：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，把皇族由姓“拓跋”改为姓“元”。于是，144个鲜卑姓氏被改成了汉姓，如“丘穆陵”改姓“穆”，“独孤”改姓“刘”，“贺楼”改姓“楼”，“曾六茹”改姓“杨”，“步六孤”改姓“陆”，“贺赖”改姓“贺”。

更彻底的是第八条：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，一律以洛阳为原籍；死于洛阳的鲜卑人，必须葬于洛阳附近的邙山，不准运回平城安葬。

于是，洛阳就成为鲜卑人世代相传的故乡；而这个曾经在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民族，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。其影响波及后世，造就了中华民族最鼎盛的隋唐时代——完成统一中原大业的隋文帝杨坚，就是鲜卑化的汉人。而到了李唐王朝，以太宗李世民为例，其父系为鲜卑化的汉人，母系则为汉化的鲜卑人。

4

重视精神世界的民族

按照上述第八条规定，自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起，先后有四位北魏皇帝葬在洛阳北郊邙山一带，邙山上因此有了四座北魏陵，即魏孝文帝的长陵、魏宣武帝的景陵、魏孝明帝的定陵和魏孝庄帝的静陵。

洛阳北郊机场附近，坐落着独一无二的古墓博物馆(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)。博物馆的主体是魏宣武帝的景陵，它也是唯一一座被打开供游人参观的北魏帝陵。

因盗掘严重，景陵出土的陪葬品并不多，与后世的帝陵相比，显得十分“寒酸”，这也许和游牧民族的简葬传统密切相关。

把世俗的物质追求看得淡泊如水，却不惜倾全国之力崇佛礼佛——这是北魏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还是那个北方古老民族的人生观？

“彼黍离离，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……”站在北邙极高之处南望，那个保存最完好的汉魏洛阳故城依稀可见，向南越过公路，永宁寺塔基的遗址就静静地潜藏在农田中，正因为如此，这些遗址才得以从北魏保存至今。

穿越千年时空，佛脸上的眼睛当年透射着怎样的神采？她失去的躯干又该是什么样子？这些已不重要，正如历经沧桑的洛阳城，残缺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命运，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它们的光辉永不磨灭。